

初次听说翟老师,是在上海中学读高二。我找班主任朱臻老师问物理题,见桌上有《大学英语·精读》:“您也看这?”这套书第一、第二册,我们高一、高二当英文课的提高教材。朱老师说:“我要考研究生。这套书要看的,都是复旦名师编的,主编叫翟象俊。复旦外文系还有一位鼎鼎大名,叫陆谷孙。”

几年后,我成了陆谷孙老师的学生,才知道翟老师还是陆老师的本科同学。

翟老师,章丘人,以故乡自豪,常说“我们山东如何”“在我老家怎样”“中原文物虽多,终不比孔孟故里,嘿嘿”云云。陆老师当面背后,都叫他“老山东”。

翟老师那身型,正是上海人印象中的山东大汉,走在陆老师边上,高半个头。对陆老师,我接触更多更近,但总有点怕。先师好恶外露,有啥看不惯的,不是甩脸色,就是冒火气。翟老师不同,笑容可掬,一团和气。陆老师有时生闷气,翟老师会劝:“哎呀,陆谷孙,没必要。我们这把年纪了,宽容点,随他们去。”翟

养育

从婆罗洲北部砂拉越的三马丹码头出发,小船行过寂静河口,幽绿雨林,于茫茫海上又航行了一个小时后,才停靠丹戎打督国家公园。这里是志愿者去往达浪达浪岛的中转站,我们必须在此过一夜。

老护林员纳约克出来迎接,他是比大佑族,家离砂拉越首府不远,却在这里待了十四年。古晋城中声色撩人,他却拥有整片海洋,五百多种鸟类和数不尽的珍稀动物。

踩着沙沙落叶,随他去山上的瞭望台。他指给我看针树,那高大的家伙树干长满尖刺,过去土著人就用它们刺青、做狩猎的毒箭。夜晚来临时,他为我们准备饭,米不多,他却大方款待了一只四处觅食的灌木野鸡;与此同时,不远处的溪流中,一只巨蜥正目不转睛地盯着,静待时机。

岛上食物全靠船运而来,因此珍贵。接收不到手机信号,我们便在月光下围坐聊天,烧烤逗趣:“这烤的是刚才那只灌木野鸡的翅膀吗?”“不是,这是城里来的。”睡在海滩上,银河如练,虫鸣四起。夜里提着风灯如厕,涛声似歌;廊下有许多绿色蜘蛛和忙碌的壁虎,成熟了的果子纷纷落下,砸在铁皮棚上像点点雨声。

第二天清晨,收拾行囊,又经过一个小时海上颠簸后,终于到了达浪达浪岛。海边简陋的木屋,是海龟保育基地,每天登岛人数被严格限制在六名,而且要提前大半年预约。远离世外,珊瑚礁绕着浅滩而生,每年至少有四种珍稀海龟把这里当作娘家。作为海洋生物,海龟只有产卵时才会来到岸上;它们极挑剔敏感,只敢选择夜晚、无污染、无灯光的海滩,任何干扰都会让它们立刻放弃,折返海中。

每天下半夜直到凌晨,海龟保育员最为忙碌。有时一晚有二十多只海龟爬上来自刨坑产蛋,每只都比我们吃饭的圆台面还要大。每窠约产一百颗蛋,但每一千颗里最后只有一颗能存活下来!在海龟产蛋的两个小时内,保育员必须迅速完成检查标识、量尺寸、检查身体、标记位置、挖蛋、挖新坑、埋蛋,在每个保护网的标签上记录海龟的种类、编号、蛋数、日期等资料。时间要控制好,天亮了,会惊扰海龟,太晚,则错过转移海龟蛋的时机,只能任它们自生自灭,也极易被蜥蜴等动物偷食。保护区只有四位保育员在岛上当值,一整夜忙得无法睡觉。我在黑暗中帮保育员分担工作,这实在是项技术活:挖洞的深浅、手式的轻重、蛋的上下安置,将会决定海龟的雌雄……同时,每晚又有新的小海龟被孵出来,需要各种动物尚在酣眠,帮它们尽快安全回到大海——但又不能直接送进海水,得从离水一定距离的海滩开始,这样它们才会留下记忆,成年后归来。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一只柔软的小海龟被沙蟹生生拽进了洞,也在黎明时分,发现一只小海龟朝着背离大海的错误方向奋力前行。

把它放回沙滩,看它进入海水,目送它游向大海深处;我们为它取名“幸运”,默默祈求它是那幸运的千分之一,有朝一日重返达浪达浪岛,生儿育女。



老师和我单聊,很少说“陆谷孙”,多称“陆先生”。

“陆先生,那是不得了,了不得!”有一回,我去他办公室送陆老师借给他的八卦近代史,他就叫住我吹水,一吹一下午,谈他的大学岁月,“我们那届,都佩服他。大部头原版书,一本本那么厚,他都啃下来,读得又快又熟……我去他家住,晚上一起看书,柯南·道尔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,边看边聊,没注意时间,一下子半夜了。他家老先生就来到我们房门口,敲敲门:‘谷孙、象俊,还不睡啊?’调门不响,语气严厉。陆先生吓得赶紧熄灯……考专业课,陆先生总是吃‘优’的。可俺也不孬。有一回,葛传槩先生出考题,给我的卷面分,还比陆谷孙高那么一丁点儿呢!”那一刻,他笑出了学童般的天真。而我,之所以难忘这次长谈,也是因为翟老师烟抽得凶,憋坏了我这个老哮喘。听说翟师母一见翟老师抽烟,就不开心,他只好躲来办公室抽。他已退休,这办公室原是外文学院给陆老师的,但陆老师习惯家中伏案,翟老师愿意帮看汉

又说了一遍“再见”

朱绩崧

骑绝尘。在某个大路口道别时,我已气喘吁吁,他则气定神闲。那以后,他再叫和我一起骑车,我只好听称另请高明。

如此英武的硬汉,却有一回当众痛哭失声。那是2006年,学院借美国研究中心召开大会,纪念徐燕谋、葛传槩先生诞辰百年。发言者多是两位尊宿的门生,无不鬓发斑白。陆国强老师讲完,翟老师讲。他回忆道,徐先生去世前不久,他和陆谷孙老师还登门拜望,徐老夫子郁郁寡言。“我们想,还是先走吧,过几天再来。可我是,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啊,我要知道——”瞬间泪崩,全场皆惊。主持人陆谷孙老师急忙劝慰:“象俊,不要哭,都过去

七夕会

了。”片刻,翟老师恢复平静,继续发言。

翟老师晚年,我见他,多在饭局。他与陆老师,还有范家材老师,喜约旧雨聚谈,常叫上我。我白食蹭多了,免不得提议我来埋单,要么凑份子加上我。“去,去,去,还轮不到你,”陆老师每次听我这么说,都很不屑,大手一挥,“来,老范、山东,这顿饭硬硬柴,我要给你们多少铜钿?”一边掏出大钞数起来。另一边,翟老师笑眯眯:“啊呀,又没多少。你们甬管了。我刚刚已经付掉啦!”另二老连声说“不来事!”……

如今,翟老师的佳城,与陆老师,只隔一座穴位。我每次去嘉定拜谒完陆老师,就拜谒翟老师。而每次离开墓园,我都想起翟老师对我说的一句“抱怨”话:“再见就再见呗。我们山东人可不像你们上海人婆婆妈妈,再见要说好几遍!”当年,我每次告辞,走出他那间书积成山、云雾缭绕的办公室,可都要一边鞠躬,一边说上好几声“翟老师,再见”呢。翟老师去世,快五年了。这篇杂忆,算是向他又说了一遍“再见”。

新年纳余庆,嘉节号长春。年俗,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亮丽名片,它通常要从腊月廿三送灶拉开序幕,一直到正月十八落灯。

上海因处“东南之都会,江海之通津”的地理位置,移民的历史很悠久,早在明代就已出现了不少客居士族。1843年开埠后,上海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,五方杂处,百业交集,如潮的异地移民,或贵或贱,或富或贫,无一不将家乡故里的生活风俗带入这座新生的城市,相互交融,各地年俗在上海滩竞相生辉。特别是在石库门里,每到过年那些不同地域的烟火气,让长长的弄堂充满了浓浓的乡思,为我们这辈上了年岁的人留下了拂之不去的记忆。

年俗,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,但它的许多无形的内涵是通过有形的载体而显现的,传统年俗中的器物,就是这样的载体。旧时,上海人家用拜帖盒,它系过年时投送拜年帖子的用器。据传,送拜年帖的风俗起源于汉代,当时称“名刺”,唐宋时谓之“门状”,明清则叫“红单”。人们贺年送红单时,上面书写好姓名,分送给亲朋好友,以示贺岁。拜年帖是放在一种长扁木匣里送出去的,这个小木匣就称“拜帖盒”,用它送拜年帖又称“飞帖”。飞帖代主人拜年,通常是小辈或者家佣差使。送到亲友门户上,受帖人收下拜帖盒叫接福,取出拜年帖,然后在盒内放上钱交还来者谓之喜钱。拜帖盒,是主人身份体现,故上海滩有钱人家的拜帖盒都十分讲究,通常为红木,精致有紫檀、包鳄鱼皮的。

春节招待宾客是大事,所以就产生了很多器物,九子盘便是其中一种,它又叫攒盘,上海滩曾经很流行。它通常为瓷制,由九个小瓷碟拼成一个正方形的果盘,外有漂亮的木盒,大多采用花梨、红木制成,一尺见方,玲珑精致。木盒盖子的顶板,大多采用车料玻璃,玻璃上有刻花描金图案,中间的字饰,一般为双喜与寿,因为有艺术价值,此盒盘又通常是陪嫁与贺寿的礼品。九子盘呈几何形,九个小碟的造型采用方、菱拼组法,外面两圈的瓷碟为正三角形,正好八个碟子,中心的碟为正方形。瓷格碟以粉彩为常见,图案有花卉、仕女、婴童、龙凤等吉祥物。九子盘的精致,还在于它能拆零摆放,客人来了落座,每人面前都会有一碟蜜饯糖果,据说以前苏州人家用得最考究。

新春佳节,上海人有吃甘蔗的风俗,以取其节节高的寓意,此俗源于浙东地区的“甘蔗封门”,相传当地大年三十夜封门时,要用两条长红纸书写“封门大吉”,相交斜贴在门上,又要选上红皮甘蔗两根,各以红绿纸束之,上面插上柏枝,倚于门上,称之“盈门甘蔗”。等到元日开门之仪,燃放爆竹,将封门甘蔗取进屋内,置于厅上供桌两旁,供毕后再食用,钱塘吴存楷有诗云:“蔗竿矗立守蓬门,老境须甜直到根。”为了能吃甘蔗又不弄脏手,于是便发明了一种压榨甘蔗的用器“甘蔗甕”。它的造型通常是一张缩小的条凳模样,长不过尺许,条凳微微前倾,顶端有如椅档,下置压模,凳头有流槽,利用杠杆的原理,压榨甘蔗汁,既快捷,又实用,外形还具有一定的欣赏性,系贫富人家均适用的器物,如今成为收藏家的宠物。

由于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,因年俗而衍生的器物非常丰富,供奉的有寿石、宝瓶、福禄尊,待客的有元宝盏、一品锅、莲心碗,儿童的有虎头帽、云头鞋、银项圈,老年人有暖手炉、烫酒壶、压胜钱,祭祖的有蜡杆、五供、祖宗画,玩的有扯铃、陀螺、万花筒。好多年前,笔者在歙县北岸一家古玩铺觅到一件鞭炮挑,这件长不过一臂的铜制器具,是放鞭炮用的,顶头挂鞭炮的钩头饰做成古代兵器戟的造型,店老板告诉我,从前大年初一用它放鞭炮,就叫开门大吉(戟)满堂红。

堰群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。先民利用地形地貌和水流脾性,在松阴溪两岸筑堰建渠,分片“开圳引水”,逐步向盆地深处渗透,形成以松阴溪及其支流为水源点,干渠、支渠、毛渠有序分布的灌溉网络。经过两千年循序发展,松古灌区已然成为中国中小流域古代灌溉工程典范,于2022年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。

如果这一切还不够形象,当你看到松阳水利博物馆墙上的灌区地形图就会一目了然:代表水流的光束慢慢地点亮松古盆地,那一抹“水流”从进入渠道开始,引、蓄、补、灌、排环环相扣,有着一气呵成的连贯,有着千古不歇的绵长。“水流”逐次点亮形如叶子的松阳大地,在光线的扩散中,我看到这片叶子逐渐饱满起来,越来越葱茏,越来越活力四射。

传统年俗的那些器物

吴少华



大美无言 (摄于加拿大落基山) 万小明作

“此中大有佳处”。这是肇庆七星岩石室洞中众多的摩崖石刻中的一句。此地当然是大有佳处了。外面,是叶剑英元帅诗中“借得西湖水一圆,更移阳朔七堆山”的人间仙境。洞内,有如梦幻般的溶洞,有轻舟漂荡的湖水,一个天然的宫殿。

更有唐朝以来330多条摩崖石刻,那是1000多年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诗文与书法的宝藏啊。就在“此中大有佳处”旁边有一

石窟,里面有一张雕着莲花状的石甕。

我踏上石头垒起的石阶,攀上平台,在莲花宝座上静然坐下。一时沉浸于身在福中之感。我写不出可以传世的诗句,更没有值得收藏的墨迹,无此资格在洞中崖壁留下一丝一痕。不过,我可以把自己

大有佳处

蔡旭

留下来。以身旁的“此中大有佳处”为注解,留下我沾着福气、沾着仙气、沾着诗气的身影。

这就够了。尽管只有我自己看到,只是我自己知道。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留下来。那些垒起的石头,就是方便人们攀登的。我还扶着一个犹疑中的小孩,让他如意地登上平台,坐上莲花宝座。

是的,所有期待生活在佳处的人们,只要有此念头,都可以——身在福中。

减轻了坝体的压力。

白龙堰、青龙堰只是松阳县较为知名的堰,沿着松阴溪溯流而上,一波波的堰坝浮现在碧波上,或直线形,或斜线形,或钝角形,或曲线形,或多拱形,或花瓣形,一条条优美的线条

刻在大地上的农耕图腾

鲁晓敏

在水面上延伸、交错、舒展,绽放出天工造物般的几何图案,仿佛刻在松古大地上的农耕图腾。

地处浙西南的松阳县,瓯江上游的支流松阴溪贯穿松古盆地,汉代以来,先民在松阴溪及其支流上筑起了一百多条堰,将溪水源源不断地引进盆地,浇灌出16.6万亩良田,这就是有着浙西南粮仓之称的“松古灌区”。与单一水利工程不一样,松古灌区以

